



宋金遗民文学研究

陶然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宋金遗民文学研究

陶然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金遗民文学研究 / 陶然等著. —杭州:浙江大
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308-13059-2

I. ①宋… II. ①陶…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宋代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金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4214 号

宋金遗民文学研究

陶然 等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绪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1.75

字 数 441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059-2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目 录

第一章 金遗民出处选择及文化视角转换.....	(1)
第一节 出处之间.....	(2)
一 出仕新朝,跻身于贵显	(2)
二 依附世侯,或仕或隐	(3)
三 归隐山林,避居乡里	(6)
四 遁而入道,隐于全真	(7)
五 南奔入宋,旋复北归	(8)
第二节 金遗民文化心理的二重性.....	(9)
一 抗节不仕	(10)
二 无官未害餐周粟	(11)
第三节 遗民视角的转换	(13)
一 家国之痛的历史化与旁观化	(14)
二 国亡史作以追寻文化认同	(16)
三 华夷之辨的淡化	(17)
附:西上与北归:宋金元时期两个特殊的文化语汇	(19)
第二章 贞祐三年省试与金遗民文学振起	(25)
第一节 金末科举与贞祐三年省试	(25)
第二节 文格与科举蹊径	(27)
第三节 金末文风丕变与遗民文学振起	(29)

第三章 赵秉文与金遗民文学	(33)
第一节 心路历程的内在矛盾	(33)
一 以儒道自期	(34)
二 以佛老自适	(38)
三 冲突与兼融	(41)
四 选择的模糊	(44)
第二节 文学风范和观念转型	(46)
一 不执一体	(46)
二 平淡中和	(48)
三 悠游物外	(50)
四 东坡气象	(53)
五 士风丕变	(56)
第四章 王若虚的文学观念及学术渊源	(60)
第一节 王若虚的文学观念	(62)
一 王若虚与金末文坛论争	(62)
二 通达的文体观念	(64)
三 主意的创作观念	(68)
四 辞达理顺的批评观念	(76)
第二节 王若虚文学观念的学术渊源	(82)
一 揣情度理	(82)
二 以意逆志	(88)
三 博实并重	(92)
第五章 金元之际的东平文人群	(97)
第一节 东平文人群及其事迹心态考述	(97)
一 严实父子与东平文人群的形成	(97)

二 东平文人群考述	(102)
三 《归潜堂诗》与东平文人群心态	(107)
四 东平文人群宴游唱和事迹考述	(113)
五 幕府之外的东平文人：以杨云鹏为例	(116)
第二节 东平文人的经义之学	(121)
一 东平参佐与经义之学的复兴	(121)
二 东平府学及儒风	(123)
三 宋代理学传入东平时间考	(127)
第三节 东平文人的词赋之学	(133)
一 东平词赋之风和入元词臣	(133)
二 东风词赋之风探因	(136)
三 《谢解启》与东平文人的词赋观念	(138)
第六章 金元之际庙学碑记文的文化内涵	(142)
第一节 庙学碑记文中的特殊心境	(143)
一 战乱的强烈心理印记	(143)
二 金朝学政学风的追忆	(145)
三 新朝文治的期许	(147)
第二节 地域布局及文化背景	(150)
一 平阳、真定与东平	(150)
二 文化格局的新支点	(152)
第三节 金元之际的儒学生态	(156)
一 儒学与佛道地位的趋同	(156)
二 南宋理学北传的轨迹及影响	(157)
附：金元之际庙学碑记文目录	(160)
第七章 南宋遗民仕元心理的文学呈现	
——以赵孟頫为例	(163)
第一节 赵孟頫应征仕元的心理起点	(164)

第二节 入仕的叙述模式.....	(168)
第三节 仕元心理的文学呈现.....	(171)
第八章 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人群.....	(177)
第一节 江西遗民词人群体概貌.....	(177)
一 入元行迹类型.....	(178)
二 创作心态.....	(179)
第二节 江西遗民词人交游考述.....	(182)
一 群体内部交游.....	(182)
二 与两浙遗民词人的交游.....	(187)
三 与仕元者的交游.....	(188)
第三节 江西遗民词人的词学观念与创作.....	(191)
一 主题雅颂与语言郑卫.....	(191)
二 送春词和节序词.....	(193)
第四节 《名儒草堂诗余》与江西遗民词人群.....	(198)
一 所谓“南宋遗民”身份的辨析.....	(198)
二 词作主题的复杂性.....	(200)
三 关于刘秉忠、许衡的入选	(202)
四 《名儒草堂诗余》与江西词人群的关系.....	(204)
附:江西遗民词人群合谱	(206)
第九章 宋元之际的遗民唱和	
——以临安为中心的考察.....	(221)
第一节 宋元之际临安唱和活动的变迁.....	(222)
一 宋末临安游士阶层的形成与唱和活动.....	(222)
二 元初临安唱和活动之盛衰.....	(230)
第二节 唱和活动的社会功能.....	(241)
一 干谒.....	(242)

二	议政	(248)
第三节	唱和活动的文学特质	(253)
一	长题长序的流行与诗词文的结合	(253)
二	从对话模式到群像塑造	(255)
三	牵韵限题	(257)
四	创作理论与经验的总结	(258)
五	对宋末诗风的反思与新变	(262)
第四节	宋元之际临安唱和群体考述	(267)
一	张枢、杨缵、周密和吟社词人群	(268)
二	鲜于枢、张模为中心的唱和群体	(278)
附:	宋元之际临安文人唱和活动年表	(293)
第十章 南宋遗民文学与江南望族		
——以江山柴氏四隐为例		(304)
第一节	士风与家风	(304)
一	柴氏四隐	(304)
二	柴氏四隐与宋末士风	(310)
三	柴氏四隐与江山士脉	(311)
四	柴氏四隐与柴氏家风	(315)
第二节	交游阶层与地域	(318)
一	四隐交游的阶层类型	(318)
二	四隐交游的地域分布	(325)
第三节	柴氏四隐的文学	(329)
一	四隐著述考	(329)
二	四隐的论诗主张与诗歌取向	(333)
三	四隐诗歌的主题	(338)
四	柴氏兄弟的词作	(345)
附:	柴氏四隐合谱	(350)

第十一章 南宋遗民文人丛考	(371)
第一节 仇远交游考	(371)
第二节 仇远事迹诗文系年	(393)
第三节 舒岳祥事迹考略	(400)
一 生卒及家世考	(401)
二 早岁师承考	(402)
三 宋末仕履考	(404)
四 元初避兵经历考	(408)
五 交游考	(410)
六 著述考	(412)
第四节 世纶堂酬唱琐考	(413)
一 舒岳祥与世纶堂酬唱	(413)
二 世纶堂小考	(414)
三 关于世纶堂酬唱	(416)
四 世纶堂与陈西麓卒年新证	(418)
附:《舒岳祥年谱》补考	(420)
第五节 宋元之际金华学派大儒金履祥事迹考略	(422)
第六节 林景熙事迹考略	(435)
第七节 汪元量事迹考略	(445)
第八节 谢翱事迹考略	(455)
第九节 谢枋得事迹考略	(464)
引用书目	(477)
人名索引	(487)
后记	(493)

第一章 金遗民出处选择及文化视角转换

中国历史上遗民之盛，首推元初和清初，这并非偶然。盖新王朝统一所费时间愈长，遗民情结在文人心理上之延续时间亦愈久。蒙古灭金，持续时间之久，是历史上王朝更替过程中所罕见的。金章宗时期，蒙古势力即已在漠北崛起，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后，于泰和六年（1206）建立大蒙古国，5年之后，决志南伐，开始大规模攻金战争。然而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23年，直至公元1234年，蒙军才最终灭金。因此，金遗民这一身份的出现也是阶段性的，其重要标志是破中都与破汴京。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五月，金室因受蒙古军队强大的军事压力而放弃中都，南迁至汴，金朝的势力范围已大大削减，随着中都被攻破，留滞北方的不少文人事实上已成为蒙古统治下的金遗民。1232年，蒙军在三峰山击溃金军主力后进围汴京，次年初金哀宗出奔。此后虽在归德、蔡州等地勉强支撑了近一年的时间，但汴京陷落，实际已标志着金室的灭亡，大批金朝文人的遗民命运已不可挽回地开始了。在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过程中，金遗民们必然面对着出处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固然有其个人的不同背景与困境的影响，但就总体上而言，更是由王朝更迭后遗民的文化心理特性所决定的，其间深刻地流露出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心路历程之轨迹与人格迁变之印记。

第一节 出处之间

金、蒙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中，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据当时南宋史料所载，“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①，得之传闻者固已如此，则身丁祸难者之所感可以想见。在此酷烈的战争与破坏的背景下，文人命运自然常有朝不保夕之虞，“金之将亡，中原云扰，衣冠世族，强者戮，弱者俘”^②，“壬辰汴梁破，前进士不歿于兵、不孽于野、不殒于沟壑者固少”^③。故黄溍谓“为自全之计者，或乘时崛起，争相长雄，而使人莫能犯。或自混于杂流，而取容一时”^④。但从更广泛意义上的遗民人生选择来看，其出路并不止此两端，约略言之，至少包含了以下五类选择。

一 出仕新朝，跻身贵显

或主动或被动地仕于新朝、参与到新的政治力量中并与之相互适应，从而免于乱世刀兵，并进而实现个人的价值，这是王朝更迭之际不少文人的主要选择之一。就金末元初时期而言，主要又有两种情形。

一为兵败降蒙，事元为显宦。如耶律楚材，本为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为金章宗所知，辟为省掾，从其家世和身份来看，自属金国的上层精英。宣宗迁汴后，耶律楚材为燕京左右司员外郎，蒙军破燕，楚材却为成吉思汗所器重，从此扬历中外，“事太祖、太宗三十

^① 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 14，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259 页。

^②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 38《奉议大夫同知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事傅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 399 页。

^③ 张之翰《西岩集》卷 14《张澹然先生文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 38《奉议大夫同知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事傅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 399 页。

余年”^①，成为元初举足轻重的元老重臣，他对于蒙元统治者的汉化、维护中原地区的安定以及文化的延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经历类似于金初的蔡松年，而事功则远过之。以传统眼光来看，对其选择固可以“投敌苟生”、“失节变节”来批评，但这种情形的史不绝书，不能不让人抱持着复杂的心态去看待。如果旧王朝已经失去了其统治的象征（京城陷落、皇帝自杀或被俘）与统治的可能性，似不必对文人过于苛求。

二是应征而起，得蒙元重用。如刘秉忠，本亦世仕辽金，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木华黎取邢州，以其父润为都统。刘秉忠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时，“居常郁郁不乐，一日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②遂隐居武安山。但这种不甘心为刀笔吏心态下的隐居，已预示着他今后的人生选择。果然他后来出家为僧，随海云禅师入觐忽必烈，从此作为忽必烈的藩邸谋士，“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③，终成奠定有元一代立国成宪的开国勋臣。又如真定人高鸣，“少以文学知名。河东元裕上书荐之，不报。诸王旭烈兀将征西域，闻其贤，遣使者三辈召之，鸣乃起，为王陈西征二十余策，王数称善，即荐为彰德路总管”^④。后在元世祖朝任翰林学士、侍御史，官终吏礼部尚书。

二 依附世侯，或仕或隐

贞祐南渡之后长达 20 余年的战争中，金国始终处于劣势，无力北攻，因而在仍为金国统治中心的河南与漠北的蒙古势力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的权力真空地带，其范围西至河东北路，东至山东东路，包括其间 的河北西路、河北东路至山东西路一带。这里成为蒙元与金国之间的拉

^① 《元史》卷 146《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464 页。

^② 《元史》卷 157《刘秉忠传》，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687 页。

^③ 同上书，第 3693 页。

^④ 《元史》卷 160《高鸣传》，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758 页。

锯地带,充当了数十年的战场,破坏程度最为严重。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势力以保境安民为号召,趁机崛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平严实、真定史天泽、顺天张柔、济南张荣这四大汉人世侯。他们周旋于蒙古、金和南宋三方之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袭相传,专制一方,俨若藩镇诸侯,在当时举足轻重。其后蒙古木华黎专征中原时,采取招纳政策,利用这些地方势力去争城掠地并巩固所辖地区,他们遂纷纷归降蒙古,并在随后的灭金和平宋战争中为蒙元负弩前驱,功劳不小,如史天泽就是制定平江南之策的关键人物,而平宋的汉军元帅张弘范即为张柔之子。不过在客观上,他们在当时战争极其残酷和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情况下,起到了保护地方稳定、减少战乱侵扰的作用。而且这些世侯皆为汉人,对待汉族文人都能较为重视和礼遇,对文人来说也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因此从金末直到金亡以后,大批无所依归的文人们都往而依附这些地方势力,以求避祸自存,正像李庭所言:“自经丧乱,衣冠之士逃难解散,糊其口于四方者多矣。”^①如:

杨奂,金末为太学生,汴京陷落后,微服北渡,“冠氏帅赵寿之(天锡),即延致奂,待以师友之礼”^②。

李昶,金末为尚书省掾,金亡,奉亲还里。因宋子贞荐为东平严实行台都事、行军万户府知事^③。

王鹗,金末状元、左右司郎中,天兴三年,蔡州陷落,金亡,王鹗“将被杀,万户张柔闻其名,救之,辇归,馆于保州”^④。

刘肃,金末为户部主事,“金亡,依东平严实,辟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又改行军万户府经历”^⑤。

徐世隆,金末进士,为县令,金亡后,“奉母北渡河,严实招致东平幕

^① 李庭《寓庵集》卷5《嵩阳归隐图序》,《藕香零拾》本。

^② 《元史》卷153《杨奂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21页。

^③ 《元史》卷160《李昶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61页。

^④ 《元史》卷160《王鹗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56页。

^⑤ 《元史》卷160《刘肃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64页。

府，俾掌书记”^①。

商挺，“父衡，金陕西行省员外郎，以战死。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冠氏赵天锡，与元好问、杨奂游。东平严实聘为诸子师”^②。

杨果，金末进士，金亡后，应杨奂辟为经历，后入史天泽幕，为参议。

元好问，金亡北渡，依冠氏赵天锡，后相继得到东平严实与真定史天泽的礼遇。

张特立，金末为监察御史，金亡，依于严实，讲授于东平。

但这些文人随后的出路却又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入元廷为官，遂多为显宦。这与元世祖忽必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忽必烈即位前，就招揽了大批文士作为自己的谋臣，即位后，在倾向于重用汉人的中统年间，从汉人世侯处吸纳了不少人才至朝廷。而李璮之乱后，忽必烈大力削减汉人世侯的势力，解其兵柄，也使得这些地方势力失去了招纳文人的条件。于是不少依附于汉人世侯的金遗民纷纷入朝为宦，有的还成为一代名臣，地位颇高。如杨奂得耶律楚材之荐，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李昶得忽必烈赏识，为吏部尚书、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王鹗在忽必烈即位前便应召入其潜邸，后为翰林学士承旨；刘肃亦应忽必烈潜邸之召为邢州安抚使，后为真定宣抚使、左三部尚书兼商议中书省事；徐世隆在至元年间亦入朝为官，官至吏部尚书、翰林学士等；商挺亦应忽必烈征召而至，此后出将入相，官至参知政事；杨果亦官至北京宣抚使、参知政事。这类文人的数量是最多的，这条由地方汉人世侯而转入中央朝廷的道路，事实上成为当时试图有所作为、渴望用世的文人最重要的出路。二是只求卵翼，不愿出仕。如元好问虽然与严实、史天泽等人有交往，甚至与耶律楚材父子亦有往来，晚年奔走于齐鲁燕赵一带，虽颇为恓惶，却始终不曾受元朝一官半职。又如杜仁杰，金亡后，游严实之门，亦屡征不起。再如张特立在《金史》入卷 128《循吏传》，在《元史》则入卷 199《隐逸列传》，后代史书对他的定位，也反映了这一批遗民的人生选择。

^① 《元史》卷 160《徐世隆传》，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768 页。

^② 《元史》卷 159《商挺传》，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738 页。

三 归隐山林，避居乡里

宗国倾覆之余，避世归隐、闲居养志，这早已成为一种传统，历史提供的可以效仿的对象也数不胜数，金元之际，颇不乏其人。如：

李俊民，金末经义进士第一，释褐授应奉翰林文字。金亡后，“居乡间，终日环书不出”^①。

王革，金末以六赴廷试赐出身，调宜君簿，国亡后居云内，后迁云中而卒^②。

曹之谦，金末为尚书省左司都事，亲历汴京被围、失陷之难。金亡，徙居平阳，隐居教授三十多年而终^③。

麻革，金末为太学生，金亡后隐居教授而终。房皞，金亡后北归故乡平阳，隐居以终。

段克己、段成己兄弟，金亡后隐于河津龙门山。

杜瑛，金末避乱于河南缑氏山中，金亡后居汾晋间，授徒为业。屡辞征辟，临终嘱志石云：“处士杜缑山墓。”^④

而有些文人或为生计所迫，或为严征所逼，或为世侯所聘，出任学官、备员顾问，甚至任朝中清要之职，但总体上仍以归隐为主，亦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归隐。如：

陈庚，金亡后应平阳高鸣邀，署郡教授。中书令耶律铸奏置经籍所于平阳，命庚领校讎事。忽必烈征至六盘山，与语，大悦，荐授平阳路提举学校官^⑤。

①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54页。

② 元好问《中州集》卷7，《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117页。

③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42《兑斋曹先生文集序》，《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④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2《元故征士赠翰林学士溢文献杜公行状》，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75页。

⑤ 参见程矩夫《雪楼集》卷21《故平阳路提举学校官陈先生墓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祁,金亡后,北归故乡,曾被选任山西东路考试官。

薛玄,金亡,游大同,耶律楚材辟为应州教授,后以河南提举学校官绶即家授之,不拜^①。

刘德渊,中统间授翰林待制,三府累辟不就。家居讲学著述以终^②。

李治,金末北渡,流落忻崞间,忽必烈即位前尝召问政治得失。“晚家元氏,买田封龙山下,学徒益众。及世祖即位,复聘之,欲处以清要,治以老病,恳求还山。至元二年,再以学士召,就职期月,复以老病辞去,卒于家”^③。

其实,这种心态也有其历史传统,传说箕子尚应周武王之访,自然,金遗民们对于得到忽必烈等人的召见顾问,也并不妨碍其遗民身份和归隐之志。

四 遁而入道,隐于全真

金元时期,是新道教——全真道的勃兴时期,其三教融一的思想和注重内丹的修炼方法,不仅使它在下层民众中争取了大量信徒,且又与文人士大夫的品味颇为投合,金元文人与全真道徒多有往来,与全真家的诗文唱酬,在文人文集中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金末的社会战乱,强化了弥漫于整个社会心理上的生命无常感,全真道则不但为文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心灵慰藉,还提供了现实的生命安全和生活保障,毕竟金、蒙两方对于全真道都较为优容。而随着丘处机等全真高道得到蒙元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全真教对文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成为国亡后文人所选择的人生归宿之一。如:

李志方,金宣宗时为户部令史,以中原多故,弃官归隐隆虑山。适与

^① 程矩夫《雪楼集》卷9《薛庸斋先生墓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61《故卓行刘先生墓表》,《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③ 《元史》卷160《李治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60页。

马钰弟子卢公相遇，遂入全真道^①。

秦志安，金末累举进士不第，“河南破，北归，遇披云老师宋公于上党，略数语即有契，叹曰：‘吾得归宿之所矣。’因执弟子礼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虚》等箓”^②。

姬志真，泽州高平人。兴定五年，蒙军攻河东南路，徙寓冀州南宫。天兴三年金亡，从王志谨为全真道士^③。

李子荣，“家世宦族，幼学为举子。未卒业，会贞祐兵兴，辟为郡从事。及归国朝，擢本地招抚使。皆非其志也，……乃脱身归道，隶本郡之长春观”^④。儒业、小吏、军官，他都尝试过，最终却还是选择了全真教。

五 南奔入宋，旋复北归

宋金对峙百年，金朝又亡于宋蒙联军之手，但金亡后，还是有不少遗民南奔投宋，如：

白华，贞祐三年（1215）进士，金末为应奉翰林文字、枢密院经历官。开兴元年（1232），蒙军围汴，白华随金哀宗逃到归德。天兴二年（1233），于金亡前夕入宋，至襄阳，南宋署为制幹，又改均州提督。

杨弘道，金末为监麟游县酒税，金亡入宋，为襄阳府学教谕。宋端平二年（1235），出襄阳，摄唐州司户。

王元粹，金正大末为南阳酒官，金亡，流寓襄阳^⑤。《中州集》中录其《襄阳七绝句》、《武侯庙》诸诗。

王磐，金末进士，“河南被兵，磐避难，转入淮、襄间。宋荆湖制置司，素知其名，辟为议事官”^⑥。

① 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6 高鸣《重玄子李先生返真碑铭》。

② 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31《通真子墓碣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册，第712页。

③ 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8《知常姬真人事迹》。

④ 宋子贞《玉虚观记》，见《全元文》卷8，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

⑤ 元好问《中州集》卷7，《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121页。

⑥ 《元史》卷160《王磐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51页。